

第十九卷

漢哀傳

甲戌三月中報館刊

漢孝哀傳皇后外傳

漢書卷本

白內噓覆劇主人錄稿

孝哀傳皇后字黛河內溫人哀帝祖母博太后之姪也於帝為從外姑哀帝為定陶王時祖母傅氏欲為重親召傅氏諸女年十六以內者得十餘人親自選之無可為王妃者惟從弟晏之女黛君年方十四以丁酉歲九月九日生性情溫慈舉止大方入見時不修飾飾而雲鬢翻翻淑姿煥發秀眉廣額準情盼宜入形體適中纖體合度太后乃聘以為王妃明年王年十七入為漢皇太子傅氏為太子妃容德兼美光明煥官然太子性不喜進女色妃竟能寵綏和二年四月成帝崩哀帝即位成帝梓宮尚在殿前而博太后封妃父傅曼為孔鄉侯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舍梓若其甚不久長矣五月立傅妃為皇后時年十八既授冊璽行禮畢宮人竊相語曰皇后有麗人之容有美人之格所嫌者顯下微銳聲微小耳恐無後福是夕衛士直宿未央宮殿上夜深忽聞兩人對語一人曰漢家皇后十有五入吾與汝皆見之試品厥妍媸可乎一人曰孝景博后孝宣許后霍后孝元王后皆魏僅中人耳不如高祖呂后與孝景王后孝宣王后呂后及兩王氏不如孝文竇后孝武衛后孝成趙后竇漪房衛子夫趙飛燕三人不如孝成許后孝昭上官后許嘉上官安之女不如孝武皇后陳阿嬌阿嬌之豐豔絕倫尚不如孝惠皇后張嫣蓋后紀之容至張皇后而止矣其餘妃嬪當人惟王昭君諸美畢備可得與皇后之什九今傳皇后澹雅絕俗德性窈窕或亦得其一體乎一

漢哀傳紀

漢孝哀傳皇后外傳

曰善哉汝所見乃與吾相同已而寂然術士怪之黎明起視但見兩銅人對立殿下蓋乘時
舊物也皇后立三月見於高廟歸甯於母家后母戒之曰漢家皇后利在宮婢歌妓再醮婦人
與素無容德者皆覆成子姓膺祿壽若王侯將相其家之太或容德淑茂者必不能令終美先
盡矣天道然也今汝以貴戚而配至尊又素無淫賤之行可不懼哉后聞之涕泣后性淑靜不
與聞外事而是時傅太后方干朝政太皇太后王氏命大司馬王莽辭位家居以避傅氏之寵
王氏舊客皆怨傅氏先是董仲舒劉向等嘗以經義明天道驗時政俾朝廷知所戒懼其後每
以日食星變策免三公及王氏執政議者頗以天變歸咎王氏王氏患之其客杜欽谷永杜鄴
等亦借天變直言凡王氏素所忌嫉者皆攻去之忠臣碩輔相繼就戮孝成許皇后亦被廢
死無能自解免者哀帝時杜鄴嘗因日食對策言惠帝時呂太后權私親屬以外孫女為孝惠
皇后致有天變蓋隱斥傅太后援立其姪也於是王氏之黨爭上疏抨擊傅皇后哀帝愠曰王
氏之勢已成矣朕有一皇后諸臣尚不相容耶然帝終以為直書優詔答之而皇后進見益稀
矣后年二十無子其夏六月帝寢疾逾二年未瘳兩黃門郎董賢以美寵得幸與帝同臥起龍
受日甚擢為大司馬每賜洗沐賢不肯出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
以配椒房賢妻亦召入宮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董昭儀奸媚過於皇后而端雅
不如還甚帝所寵寵之者以其貌似董賢故也后既日臨於帝后父孔鄉侯曼嘿嘿不得意油

國桓譚說曼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受女
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事可不憂哉曼驚動曰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
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
備曼曰善入內皇后如譚所戒董賢果亂人認發后弟逮捕下獄考求傅氏及皇后罪過無所
得事乃解元壽二年六月哀帝疾篤皇后每聞起居董昭儀等輒以帝命辭之戶外不得見帝
而還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起王莽為大司馬俾治喪事莽邀勅免董賢迫令自殺家賜董昭儀
死葬家居日久一旦驟起極大權將洩憾及哀帝思所以苛虐傅皇后者乃發其喪禮廢已久
今欲復古當自宮中始宮中自皇后始太皇太后詔曰可莽乃考漢家故事緣飾以經術議令
皇后縗麻居倚廬之中寢苦枕塊三月不食稍不衣布帛不就牀蓐莽復白太皇太后遣宮婢
四人糾縶皇后喪儀官婢承莽風曾督察縶屬后哭聲稍微則曰皇后不感儀節稍未嫻則曰
失禮又絕后飲食者七日曰在禮當水漿不入口后知莽之奸計哀憤交集饑渴委頓遂感溼
疾七月辛卯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數孔鄉侯傳曼之罪免官爵將家屬徙合浦令孝成趙皇后
后退居北宮孝哀傅皇后退就桂宮桂宮者即故北宮之地宮中有礎芝室相傳孝惠皇后居
北宮時咳唾在地每苗靈芝及是已如驗如蓋葱鬱可觀又有荷沼其花開錦豔一種尤貴者
色白而量微紅謂之美人面相傳孝惠皇后手植此花之形色絕似后圖傳后每觀之以歸幽

悶莽復密奏言成帝時趙皇后私近宮奴以不聞聞於外至玷坤儀今成哀二后皆寡居直每月特遣有司清宮禁先至北宮大聖權宮有司務莽意會每突入傅皇后內寢撲林發篋不留餘地后怒曰汝等意欲何為對曰太皇太后自恐宮中藏匿姦徒耳后不勝推辱謂左右曰王莽必欲置我死地豈若早自引決少受地蝮之警乎后曰太皇太后欲以天下輸王氏路人皆知之天既生此老物以斷我漢室皇后劉氏純婦亦祇有一死然死於此時莽必反加以惡名蓋少待之八日莽奏廢孝成孝哀兩皇后皆為庶人先是哀帝崩無子中外訛言傅皇后有娠莽心忌之故亟欲廢后且奏曰聞傅庶人有娠他日生子應再濟封爵請由之齊民之敬制曰可莽因使長樂宮人入驗后腹知其無娠莽乃曰此女無罪吾枉廢之莽使宦者以小車送趙廢人傅廢人各就二帝陵園侍御服節一切屏去易以青衣行經宮中複道二后皆以初廢兩宦官人咸指之曰此孝成孝哀兩皇后也為權臣王莽所廢哀哉又相與語曰趙皇后素以美豔稱今諦視之乃體病而纖容治爾佻徒負虛名不如傅皇后遠矣傅后將出宮時舉劍欲自刎被奪不得死及至哀帝陵園即日自縊年二十四趙皇后亦自殺莽皆僭葬之官婢冢大越二年匈奴遣王昭君長女須卜居次云入侍漢宮老婢無不整簪擗舌以為酷肖王昭君且云漢官數十年來無其匹者惟孝哀傅皇后差足彷彿云莽逼殺傅皇后八年而篡漢又十五年而莽為漢兵所誅

張忠愍公行畧

寶山蔣敦復撰

咸豐十年春閏月汴南大營潰 欽差辦軍務總統南北諸軍提督軍門張公國樑力戰死事聞 天子追念蓋臣 綸音褒悼 贈恤有加越三年 今上登極改元同治 兩聖聽政大申黜陟羣盜次第就戮海寓指日蕩平而公之行狀及銘幽表隧之文未有作者草莽巨憚敦復伏讀 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誠提督不死出為 國家宣勞又云若張國樑尚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等語感激涕零撫膺浩歎爰詢公之舊部曲將校及粵人之嚮道公遺事者綴拾成行略一篇身非史官不敢作傳謹以俟當事者采而上于 朝公姓張氏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而長身豔立材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贊謀從其叔父賈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鬥雞走馬跳刀拍張與羣少年遊輒以氣懾服儕輩儕輩咸兄事之會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怒率眾往劫破其質庫土豪訟名捕弗能得而公慮義聲已震為羣盜所推有眾萬人不妄殺掠人為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前廣西巡撫今制府勞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尋捧檄剿土匪顏品瑤潘七大率樹青等境內肅清入勦幕府撫部深器重之使執贊從弟子列乃改今名曰國樑守殿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奇功答知己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敵公募勇往剿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關

鋪賊竄湖北復還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 旨賞戴花翎補授守備至是升都司 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力保桂林始遂賊楚南北直抵江寧省城均與提督向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賊聚木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意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眾聞公至大驚棄據走公徐按轡入城而不敢肆事畢歸報往返僅七日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後齊捷晉階將升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還亦不及二旬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潰他帥死諸將殘兵觀望不支于是不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流亡立解金壇之圍 朝廷嘉之始拜 欽差幫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擣秣陵馳往江北復揚郡儀真復渡江圍江寧城外賊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破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洲洲正當賊衝亦為我軍所據先是公平鍾山賊壘被擊傷中將 恩賞給御用鑲散復句容 賞穿黃馬褂復鎮江升授湖南提督世襲驍都尉復秣陵關 賞換雙眼花翎調補湖南提督復揚儀蒙 恩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復九洲洲蒙 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閣 尚方珍玩 恩賜絡繹異數頻頒 溫綸疊至日者先帝聖訓勇猛之中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維誦感泣日夜圖報當是時向帥已積勞薨於軍 欽差大臣某故公人不諳軍旅餉不時給公功名既盛忌者益多友沮

撓先後屢失事機度賊未易滅誓以身殉一齒界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賊受圍久勢愈甚城垂破者屢矣益出柙計乃集各路剿賊思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洶洶脫巾一呼慮在旦夕以公故猶未忍公不得已躬詣某帥所長跪告急繼之以泣卒弗許退而念此孤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兵翼相與戮力一鼓下省城擒賊首出萬死不顧一身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某制府尼之羽書往返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謀于營某帥遁師大潰公聞變搏膺而呼墜馬幾絕立馳自鎮江至丹陽賊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探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報下馬向 關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沒于水時十年又三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相繼淪失江南數十州縣 隔八 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豈淺鮮哉 先帝初得奏報屍骸未獲數月未忍議恤八月十七日奉 上諭着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晉贈太子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履籍地方建立專祠子孫俟服闋後送部引見頃之禮官議謚忠愍 制曰可洪惟我 國家勳忠之典逾格優加凡在臣子宜如何報如公之忠才狗義 先帝重惜其死彼全驅保妻子者夫其本心奚以戴皇天而履后土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二十八折節從軍為 國虎臣三十八兩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百十戰無不以其身為士卒先其用兵也善以少擊衆每出已意作進止率與古法暗合自偏裨擢至大帥所得

膝俸悉予戰士未嘗名一錢置一產爲子孫計子一蔭清時年甫九齡奔喪粵一無就緒時
公友王錫侯同馬適在制府勞公慕府情見於制府且商同厚時念始克如制成禮嗚呼
公之走丹陽也男女老穉遮道乞留與俱守丹陽城小而陋無險可扼公策馬圍視太息曰事
不可爲矣汝曹速去我暫留各泣拜去公植立城上賊望見之不敢進良久度民盡去城空乃
下流離顛沛中猶不忍於民若此求之古名將中不數數觀其他軼事多傳聞不具書懼誣也

潛園居士文集序

彊恕堂文稿

天下勤學之人皆功名中人也有澹於功名者其學尤醇亦存乎其志焉耳夫其志在功名
者非徒博高第青紫已也立德立言立功之地莫有一得以垂不朽故發軔其才大則澤沛
天下小則澤及一方此所謂功名之士也若夫醇謹深脩之士則不然不急功不務名而志無
嗜學沈浸於經史子集以爲富道遙於青壁丹崖以爲樂才可濟時爲不求也學可應務而不
爲也察其行事孝友睦婣之風可以薰陶里閭時而以胸中之瑰奇發爲文章詩歌可詠可誦
是其襟懷之曠達志意之淡泊何如乎彼益深有得也予聞也亦從事於功名之途向夫出宰
百里私謂未得玉堂之選與日可大用而澤及一方之功不敢不勉也乃案牘勞形日不暇給
且事多掣肘動輒有咎方自悔學問之不足而遊歷都邑見夫士之行芳志潔者優遊林下不
求聞達積書滿架手不停披暇則與二三良友論賦詩非所謂曠達澹泊者歟古稱擁書萬
卷不啻面百城致足樂也心樂之然豈人生所得之遺逸也哉蘭友邑張君綬亭自號潛
園居士家世好詩不施居士賦性喜讀書而無意於功名老年猶手不釋卷何其醇於學
與戊申予遊象蘭江耳其名知其必有異也及其以文集屬序予觀其歲月樓藏稿內省齋文
鈔三卷以非近時人所可及其詩之抒寫性情也不事雕績儼如古人之自描情致逼真也其
文之紀述不喜篆刻隨題發揮名理汨汨滔滔皆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啻古人之箴銘格言

也是其實通於書冊典籍之富有得於山水林泉之趣所謂發爲文章詩歌以寫胸中之瑰奇者即其人與以其所學馳騁苑苑必有名於時而乃嘯傲於烟霞巖壑之間登樓聽琴以手吟哦作世外之散人是爲能澹於功名者乎亦有志良足羨也予不惟重於文高其品尤慕其志之潔一無罣碍洵爲人生之所不可易得也長爲序

雙泉何氏重修宗譜序

彊恕堂文稿

丙申秋予權篆曹城行部至何氏之鄉有八十老人何殿彪率其子弟七八人皆秀士迎於道衣冠醇樸動容恭謹予雅敬之戊戌冬予復承乏是邑屢以公事至郭洞至則八十老人必率子弟出迎予益敬禮之後其八十老人者以宗譜將成手一編虛其首簡以序請予展而閱之受姓之源流遷居之久近支派之分合與夫家學之相承淵源勿替縉紳先生已詳言之余復何贅猶念雙泉何氏爲邑著姓子過之地見其山川土田之美人情風俗之醇竊歎其克盛且久以屹爲一邑望者必有由也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世之論世系者每曰本本水源以似以續累葉蕃纒其枝茂也而未及其本爲孝爲忠人文代起其流長也而未窺其源及遍讀諸名公序而後知何氏之德與其子孫之世其德而克盛且久者非偶然也西冷翁比鄰序曰其居家勤而儉而作入息無日以婚雖者素封僕從帷蓋衣飾悉事簡約瑞安曲明府序曰其民勤儉其業農圃詩書則信乎勤儉兩言足以傳家矣何氏自其八迪公發跡以來三傳

而集賢紀績四傳而副憲名家其孰非勤勞王室儉以養廉者而其家聰聽彝訓各安職業有不男務耕讀女修績衽者乎所以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長名譽則屬塔揚休仕路則羔裘著節其間忠者孝者賢者廉者質而直秀而文者時時輩出人以爲藝之能亢其宗吾以爲先之能啟其後也剛信乎前序勤儉之贊爲不誣矣自來世族之家其父兄少申儆之戒其子弟好俠烈之爲憂安醜毒淫佚驕奢一時非不稱快而馳之或及身而衰或不再傳而亦衰其以勤妙而以惰終以儉成而以奢敗者可勝道哉今何氏守其勤儉之家法夙尚醇樸舉動恭謹如是傳有之民生在勤勤則不置書有之克勤於邦克儉於家此物此志也余乃知何氏之德與其子孫之世其德而克盛且久者非偶然也有志者恪而守之行將事業勳名之盛衣冠文物之隆不難追配前人矣余於何氏有厚望焉是爲序

書枕流園圖後

彊恕堂文稿

壬申夏余遊學潛川得交水村先生先生積學君子也不遇於時而留意於山水因出其枕流園圖并其圖之題跋示余余覽其園圖當河流之側故曰枕流園之外有人景先生悉別而名之至其花木蔚鬱泉石秀麗琳琳焉美無不具贈君子之詩歌紀序職之評矣故不復贅言特幸枕流園之題也天下之園以千百數類皆附幽崖傍泉水亭臺樓榭延袤奧窔複道石梁縱橫左右中蓄奇花異木足以供觀覽然而旋興旋廢者卒不傳何也園雖佳所選創始之人未

足以傳也昔蘭亭遇羲之而傳岳陽樓遇文正公而傳盤谷遇李愿而傳柳之鈞鐸潭西小邱遇子厚遂傳石鐘褒禪二山遇東坡荆公又傳且夫羲之謝公學問著於一時道德高於古人凡其經過無不留名况爲所欣賞而表出之烏能以不傳枕流園地據一邑之盛獨爲水村所得水村今之善士園必附水村傳矣吾是以幸其遇也嗟乎園其小者耳猶重遇如此吾想自古奇傑之士散處山林求志學道思以功名自見其得遇而起光照史冊者不過十之二三其不獲知於賢士大夫老巖穴伍庸俗縱有蓋世之才功業不彰於世名譽不傳於世豈非遇之有幸不幸哉善乎古人之言曰士之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爲之遇焉又曰得一知己可以解憾彼皆有見於遇之難也使水村先生得遇於時抒其瑰奇磊落之胸文章事業必有合前賢何得優遊山水爲世外散人歟雖然水村之不遇乃沈流園之得所遇也是園之幸也

若寫園中景致攬風撲扇便落下乘枕園之得遇說到人之不遇爲先路英雄唏噓感慨

一往情深然難其寫不遇處不覺圭角此文品之最渾厚者

斯夕閒談三卷第二節

演戲計成儔侶樂

談心暢叙倡隨情

却說亞德姑娘此時叉手向古栢道恐先生的心與民主國爲黨也古栢因尋思了一晌暗想道金黃顏色之髮與民主國之党一語實爲不相干涉與亞德對道非也吾爲復王之黨人也絡弗伸手於福門子身上先獻酒於加馬少婦勸飲道你且飲乾此盃忽見高胸之法國人憤憤的向古栢道你豈黨於復王者乎噫我反爲民主者絡弗道國事且不必談請諸客勞動至坐堂內叙叙如何福門子此時覺得厭煩起身檢住絡弗之袖附耳低言道大概一等之人不與同班何以就事呢絡弗答福門子道曖是何言歟卽下欲得一公爵寡婦夫人我力尚可張羅不過酬謝銀多些卽如現在席上而論則亞德姑娘其譜系自上古朝代加羅未尼安所傳下的福門子作色道呸此作俑之類也然則究竟多少資財絡弗伸手作數道有弗蘭銀四萬又俯耳啞舌道且聞他疾病身弱將不久於世哩又道但亞德姑娘最愛戀身長的人哩而古栢身材此句話未曾說完福門子抖身作怒容斷住此話道身高則態度未必不佳適值絡弗見坡羅人俊何雙手叉靠在胸前作歎息之狀而旁邊帛富太太孤立無人代爲扶引只得趨上前來作禮伸臂扶引兩人甫達叙堂絡弗乃道太太不可計較然則該坡羅好漢似太太亦不體諒而善爲引誘呢帛富太太拂袖舉肩歎口氣道咳可恨其人惟一意呢總說廢國等語實討人厭至於如此之甚耶絡弗道誠哉是言也然則人孰無心疾倒底念國於痴光念情

有別豈不較易於處治耶且看他態度魁偉如與太太兩人爲偶實爲天下無雙之伉儷呢我且請太太稍順其情以冀成一佳美之事呢止在說時只見侍者來通知道氣勞夫婦來了遂看見男女二人身材綽約冉冉而來笑容可掬看官你道此二人是何來頭乃是兩月前在弗坡街絡弗館內成婚的伉儷甚篤隣里稱爲佳偶因婚事已了無故欲再到絡弗館聚聚在絡弗以爲此事係在他館內成全之美事故於聚客飲饌既畢每請來館內與諸客交接聚晤笑樂以爲餌誘人之好法呢此際絡弗上前伸手欣然向大衆道此我愛友也每承不棄來小館談談不勝欣喜又轉身說道衆位閣士你看他夫婦二人爲天下之佳偶皆是我館作成的我在此不能立別項功勞只冀此事我做最得意的所謂君子成人之美呢衆位且屬目於佳偶細細較量氣勞丈夫笑指其婦而說道福氣我寔不小惟恐當不起呢其婦笑盈盈的喃喃道好丈夫於是兩人聯臂而坐原來絡弗行是業每欲設法使諸客賞心娛目不拘禮節若一拘泥反多約束不暢快了故凡所有遊戲頑耍之法無不具備的今與諸人商議要法尋爲鞋戲看官你道何謂鞋戲其法蓋因使各客接肩環坐內放鞋一隻在諸客之間傳遞暗藏又令一客遍次猜覓如揷着一客果在身邊則令坐客爲覓客而先覓着之人輪爲坐客也其頑法大抵於過年時宗族團圓時爲幼輩取樂之法或族內之長者亦在坐高興同時快樂其戲惟粗此外亦無所行且說衆人聽見絡弗欲行尋鞋戲之法大家歡喜無不應允惟亞德姑娘伴作不肯暗與古栢道絡弗爲人實在古怪不與他人同類使我先祖母有前知將有族內之

人同爲此戲則必大爲羞怒的了坡羅國人及福門子亦粧爲不允之狀於是諸客隨意以就坐福門子揀擇了座頭於亞德姑娘正對面作情趨丟送眼色道此類鄉裡粗頑之戲我看姑娘之意似以爲不屑爲之事呢亞德姑娘柔聲下氣的對道先生妾固以戲爲非亦不可爲了妾不欲此戲使衆位都不高興被我窒碍住了古百聽了說道捨自己而爲人謀寔好心也亞德道此意係先祖母之父爲侯爵曾創訓以行之我族內未有不遵其訓呢於是加馬少婦笑盈盈向衆人道且開戲且開戲我且獻鞋哩富太太見坡羅人後何尙立在彼因向他道且請坐貴國坡羅豈不行此戲乎後何嘆口氣道太太我國坡羅豈復有此國呢又憾然作色道然則坡羅遺勇尚藏其劍言未畢絡弗用手狠力用手夾置坡羅人兩肩按住他使坐而笑道此處用不着劍於是從事於尋鞋的諸人甚爲笑樂富太太嬉笑戲謔之間將鞋重拍坡羅人撲撲有聲絡弗與加馬哈哈大笑均喜不自禁氣勞丈夫每以鞋爲氣勞婦所藏匿每乘機向其婦索尋共取頑笑福門子及古栢兩人亦每在亞德身邊訪覓亞德雖身體柔弱亦以大力相爲捍禦古栢見了未免心生醋意如其爭情不覺怒從心上起因向福門子道你想纏擾亞德姑娘嗎福門子亦怒道你欺人太甚呢於是身高之法人亦起身道我爲副可哩與你相幫可呢於是時絡弗趨前勸和笑道若爭一鞋而致有爭命之事乎不可不可不如請換戲法我想不如衆位演賭漢戲何如看官你道何謂賭漢戲原來使一人將布一條縛住兩眼使其遍摸諸人如摸着一客使其被摸之人縛布換摸諸人并須猜其名口中云是何人方爲取勝

之道故西人之幻戲不爲尋鞋卽爲瞎漢其戲雖然粗鄙然卻最喜作此戲法當時加馬少婦笑嘻嘻拍手喊道好好且與我先作瞎客於是衆客先將房內桌椅抬攬均移置旁邊空闊處俾得轉旋便當歇了一會加馬少婦自將手巾一塊令侍者將兩眼縛了紮的緊緊他伸開兩手周圍去摸衆客扭頭低聲捏手捏脚的躲避有搖手的有跌足的有悶住鼻子忍笑的有故意將帕子拂在他身上的一時亂開開的跑個不住其時帛富太太見坡羅人已近加馬少婦面前乘勢從背後將他一推竟將坡羅大漢推在他左臂邊少婦以手摸着坡羅人面上覺得高大以爲是身高之法人也衆人圍堂大笑他錯認了人及至解去手巾一看乃坡羅人也帛富太太嘻嘻的笑道幸而如是方得快活此後想可解釋爾之悲憫即後何又嘆口氣道咳太太有所不知國困家亡至產業皆被俄羅國皇充公時勢如是叫我如何能展目快樂呢坡羅國如此潰散民不聊生竟不能出一普德士之人能不悲乎看官你道何謂普德士蓋按羅馬國史所記載普德士者乃爲國仗義扶困之人也其時主人絡弗上前拍其肩笑道子如是嘆息不已想必此心實有所繫念呢時副主人白尼站在旁邊後何俯耳向他詰問道帛富太太有萬金之產業真有的呢還是訛言呢我尚不能十分徵信噫白尼點頭會意的答道真的傳說萬金一毫不少呢於是坡羅人後何暗暗尋思了一會既而丟個眼色與帛富太太道我現在仔細一想承太太勸慰雖爲國因逆境所迫聽了太太一番婉言善諭心中之悲憫止不覺冰消露釋了呢帛富太太將手中所持之扇拍了後何一下並拍着自己的手振振有聲且帶

着笑容說道這話是真的麼我恐怕是面諛之辭口不應心呢此時瞎漢戲甚爲熱鬧左旋右轉你推我讓捉摸不定瞎者仍舊爲加馬少婦以開十指拍着兩手遍處尋覓勢若忘其爲瞎眼者前後左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不怕磕碰到處捉摸心靈手敏捷速無比真個是滿堂闐然闐室嘩然而坡羅人後何格外要顯出本領裝出靈便的樣子來以故跑來跳去幾乎片刻無暇其意要使帛富太太歡喜倘動了他的心從此便可成事了况帛富太太說他恐怕前言是假口不應心故爾格外作快活的样子顯出自己的身分來衆人看了明知其意亦不可說破至於絡弗更是老在行了巴不得作成幾個人好在他館內熱鬧熱鬧生意更外興隆呢在帛富太太心中亦是知趣不肯說破亦不便說呢摸了一會究竟坡羅士人後何舊性不改因避來避去磕頭碰腳常常以手揮汗并捧往額上道如此摸法實在困憊已甚我想昔日從軍於俄羅斯於苦戰酣鬪時亦不過如此辛苦今以此較之不禁追憶及之呢此時衆客大家歡笑快活異常熱鬧幾至笑聲達於戶外正在熱鬧之時只見房門忽開侍者引進一少年客人身著長袍四顧如尋訪人之狀絡弗慌忙上前見了此客把他上下周身一看哎呀了一聲上前向此人道甚風吹得到此何以竟來此地嗎我却甚爲可幸了那客人亦將屋內周圍一看作驚異的樣子道我恐誤入於此地呢我所訪者係是加的先生絡弗不等他說完即便說道是也絡弗卽是我呢請問我之老友克勒現在景况何如想閣下係是他囑來尋訪我的請坐請坐又附耳低聲向此人道吾兄不必聲揚可默而識之又轉身向衆人道衆位閣士今幸

得加一佳客矣身材壯偉約六尺丈夫且年紀甚輕儀表俊雅又未娶親又向此客問道何日到此地的那客答道今日方到看官你道來者何人請猜一猜真是意想不到的究竟是誰且等下次續談

斯夕閑談 第三節

訴窮途壯士灰心

留嘉賓俠客仗義

却說絡弗看見外來少年客人十分詫異你道是誰原來却是康吉蓋康吉所尋之加的先生就是絡弗且說諸客既散加的康吉兩人分賓主對坐加的曰可憐可憐吾小友所歷之境真正令人嘆息夫貧窮之家苟能餬口即可處之泰然若由富而至於貧復加以驕傲之念未能盡除則步步皆是荆棘苦莫大焉譬如人坐一圈椅自然舒服忽來一人推之墮地而占其座位則被逐者之心中如何得過小官之事即類乎此了又曰據君所言則自接令弟之書後乃自投於該斯士密士平康吉曰非也我既傾囊以付之彼復以銀錢數枚擲入我手內我當此茫茫前路不知何往惟向郊野而行至晚月色皎潔清輝在天忽見一乞人立於路旁籬笆之下態度龍鍾衣服藍縷困苦異常面有飢餓之色我見之中心惻然即分銀錢兩枚與之且扶之同行送至小客店內住宿乞者既進店門轉身祝福于我不知何故我聞祝詞忽覺心中開展暗裏尋思其先以爲自己流落太甚誰知尙能濟人况此人年已衰邁我猶身強力壯豈不高出此人數倍如此一想便覺精神振作洋洋向前而行無復先時憂愁之况半夜無店可投只得避入林內而宿輾轉未寐自念年輕大可作爲何憂之有及至天明日出遽然睡醒見吾弟不在身傍又覺千愁萬緒陡上心來後數日無可如何只得與莊家從事無奈莊家甚爲刻薄一日因事竟欲打我我遂謝絕此事另作他圖蓋我素心雖可勤業然不受人驅遣惟是

時值冬候暖雨雪載途嚴寒切骨陡覺宇宙雖寬幾無容足之處至此後三月所歷其如何度日之况述之令仁兄悽然不樂我亦含羞難於啟齒游來游去行至倫敦未到以前已經忍飢兩日餅片未曾下嚙飢腸雷鳴萬難禁受因憶仁兄昔日曾說有事難見訪之言故特走投宇下加的曰然則何不早萌此念康吉面漲通紅曰諺云沾恩而心爲恩主所導惟素昧平生不知根底未識恩主欲導以何道以故思之畏縮不前爾老兄且莫恠且言爲幸當下加的諷刺之意與悲憫之容兼形於色曰觀小友所言則懼餓之心甚於懼我康吉對曰此或懼餓所致連二日不會進食身站於忽鳴士大橋上橋左則爲英國政治大議院與其凌霄高塔雕飾輝煌壁立萬仞議院左有忽鳴士大千年教堂輪奐蒼翠內奉歷代已故文武名人之位時已薄暮昏暗內尚可辯認而北風慄烈砭人肌骨內飢外冷目覺身體瘁弱幾乎站立不住即倚靠橋邊石欄俯視水面但見四面燈火照徹水底真如萬點寒星光芒射目正徘徊間忽轉身見一跛脚之人立於橋上伸手乞錢於過客吾心內忽自思曰此人不知羞恥而可有求於人其勢不猶勝於我束手待斃一轉念間不覺效法其人向行客而伸手乞討忽耳聞自己乞救之聲陡覺心驚無所措置加的聞康吉述至此處檢煉一塊加於火爐之內復將身上衣服整整於軒內舉目四顧如自誇其安樂之狀而問曰該客見小友情狀其意如何康吉曰客人怒容滿面罵曰何物少平不知羞耻至於如是我必將你交於巡捕也客人既過吾於背後一見則伯叔羅巴僕人之號衣蓋向所求者非他實叔父之侍人也又見其過橋上之馬路跣足以行

恐其光鞋爲泥土所污吾見之恨氣冲心如得狂疾目謂曰已矣尙有一友人好歹我投之再說可也幸老兄昔日所寫之革勒居處尙存於我身上當即詣之告以欲訪老兄之故革勒聞說老兄之名即深加慰卹解衣推食情意極爲優渥臨行又厚贈川資使我附船搭車俾得至此今既承老兄收錄弟雖於世事經歷未深少所知識然自問賦性峭直或尙不至荒唐耳至於老兄之行逕雖知者絕少然貌慈心善悻悻過人弟昔日已經深悉了加的改口曰吾弟之意我已測矣然欲訪知我來歷細底及作何行業此時不便盤說吾弟既知其大概則我平日所行雖不謹遵法度亦尙非全惡之人也交際之間不設局賭騙友人我斷不行殺友而謂雪辱尊名亦斷不爲至若談人閨闈自詡風流則尤不忍出此加的說至此句雙目微閉如有悔恨之狀繼又快然曰吾與人爭業則有之然實非如吾弟所疑蓋既不爲騙棍又非行同盜賊若說爭業不由正道則舉凡天下求勝之人亦何殊於此也吾弟心清欲寡志氣不凡但望同居與我親近若聞有蜚語只可置之不理而已今吾此處之業謀食已大有餘至吾實在姓名及從前來歷此方之人一概不知蓋巴里士京內吾雖經過數事然亦在京內別處又變笑曰敢問吾弟吾今日之粧束豈不大妙又以手自捫其額笑而言曰看此闊額高額古貌照人豈非尙義之士乎於是加的復正襟歛容而言曰我行之道僻則僻矣比如有父子兩人父則風流自賞跌宕不群而與其及笄之子說日父即弗成仙未必子因而成奸也是以吾弟雖居此間未必亦行此道總之若是依我未必至於有玷大名即如蓮花雖出於泥中待至花開葉

茂之時亭亭玉立何嘗有些子沾汚吾弟之事有似乎此我故以爲無玷於弟也凡此皆是直言今日酌情度勢想吾弟既處此進退兩難無可奈何之境除在吾處暫作勾留量亦別無他法康吉見加之言詞真實句句從肺腑中流出毫無一點虛偽之意不覺心中十分感激加的又笑而言日總之我一生之事有如村塾內逃學之頑童專以撒賴頑皮爲樂遇有限于艱難之事我一定設法爭脫必成而後已吾弟亦欲試行其道麼康吉聞此番議論愈覺心感即伸手與加的爲禮加的緊携其手引至隔軒內中有小房一間四壁俱用精紙裱糊收拾得十分整齊雅潔半點灰塵都尋不出來當下加的曰吾弟即在此間下榻可還好麼說畢忽忽辭別而去自此以後康吉在此安心度日一日閒坐忽回憶向日經歷之境頗覺新奇今日安坐而食覺得萬念都消可見居安忘危是人所不能免的既又相加的英氣逼人即其勢燄之甚氣概之雄旁人往往爲之懾服所謂身心力二者俱備其素性開張多侈然自得於外然有時歡笑之餘亦復似有所恨然其學問亦頗淵博即偶與文人持論亦可與之相埒可見本事是不易及的夫康吉初遇加的於馬車之上心內已是歸服繼又旁聞墳場內父子之言更以爲異後於私逃王法之際被加的一片熱心救之慰之所以康吉心心念念感不能忘也康吉此時竟深服加的以爲除了此人世上再想交結者樣朋友是不易得的蓋康吉當逃難之時被加的所救兩人曾經暢談兩夜當日之言已深入康吉心裏你道者是什麼緣故因加的態度軒昂舉動爽利而諷言刺語之間猶深帶錯恨之氣至此等形狀並非出自加的本心實爲同

旋世故起見康吉不知真僞不覺已爲所動加的又縱論世事謂今日人情多僞往往假託仁義之名而陰違仁義之實故言語之間每帶譏諷感慨之意至此大會見加的營謀既有與頭則舉動之際更覺爽快今得康吉同居精神愈覺爲之一振尤勝於曩年也每到會客之夜諸人任意談頗形自如其等位雖不甚高而尊雅話舊促膝論心亦足爲消遣之計如不會客之夜加的或就京內加非館及戲院歌堂等處携著康吉同去散心加的之同夥白尼則從未與之偕往康吉此番將一腔悲憤之氣全行刪除終日眉開眼笑身體亦漸覺結壯正如絕妙佳卉當初誤種於被陰之地日形萎萃今日忽然移于向陽地方便覺欣欣向榮一經雨露灌溉登時枝葉茂盛故康吉此時神氣漸漸和婉無復昔日嚴厲不平之概頗覺與貌相稱至白尼雖與加的同夥並不宿於加的之處或有時與加的附耳傾言不使康吉聽聞別人亦與白尼罕所接談然白尼雖不大開口而眼光每四顧不止睛色淺藍又爲白翳所蔽有如鸚眼一般的溜溜每作偷睹之狀故加的心每疑之白尼平日不但能講法話如法人而已凡其應酬晉接一舉一動純是法人氣習然又飛上等景象似係効法粗鄙之人若白尼之爲人則又沈靜寡言冥術極其深奧每以化學爲消遣計其所奇者每自補其衣尤爲精細異常康吉每疑白尼自墨其鞋然此事未免冤枉白尼一日康吉於紙片上戲畫馬頭消磨長日白尼看見偶然批評數句深中要妙似是丹青老手康吉深爲詫異欲誘之傾談先事而白尼竟默然不出一言略曰我從前曾經以刻畫爲業故略知一二耳即問諸加的似亦不知白尼來歷細底且

不樂談及其人白尼行動甚靜而絕不聞足音平時不喜與人交接世事飲酒數斗亦不見其沈醉話雖如此然細看形狀加的似在白尼包羅之中康吉因與加的十分相投從旁冷眼看
出每欲設一妙法以制服白尼既爲加的且見自己才情至康吉與白尼如何鬥智此卷不及
細述且等下次再談

王孝義傳

同邑宣白緒稿

髮逆之亂吾粵士女抗節不屈死者先後凡數百人要以婁塘王氏女端容之死爲最烈
時則壬戌九月也而端容之同堂弟泮林寔九一月殉難同治七年詔旌孝義偉異奇行
萃於一門世澤之留貽遠矣余既傳王烈女事別爲王孝義傳

傳曰泮林者王孝義名也年十六遭亂其家移居北新涇之陳竹橋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賊
出嘉定東門沿新涇焚掠泮林父爲所得死拒不從脅以刃泮林急匿內弟藝林海林他所躍
而前大呼曰無傷吾父吾父年邁且病免吾父吾從若不則吾先死賊相暗視竟釋泮林父掖
之行行八里許至婁塘山居橋橋之北泮林家在此而泣賊呵之大罵自投雙塘河死其隣
有匿敗垣者識其聲賊去後泮林父至鄰以告求其屍得之果泮林也當是時泮林弟均幼使
以罵賊死父前子死而父之死決矣父死弟雖免失所則亦死稍緩須臾而父與弟皆免均之
死也而泮林之死視彼徒死無益者蓋有間矣嗟乎死生呼吸之際計窮力竭古來志節之士
往往奮臂嚼齒誓不他顧者豈無故哉稍涉依違蓋有以一念之移至喪其生平者矣泮林讀
書初爲文齒僅中男顧當豕突狼奔殺人盈野慨然免父於死并免弟於死而卒以死殉用心
之苦則孝子也立節之奇則義士也非其天性純摯經訓稟承烏能道合經權從容正斃若斯
乎泮林貞懿先生之孫而吾友禹門名錫疇子也錫疇兄體仁卽烈女父其子壬林德杯均後
烈女死一月殉難無嗣泮林弟藝林承祧貞懿之世賴以無絕是則天之所以慰泮林者余故

牽連書之

張清恪公軼事

張清恪公伯行儀封廳人國朝理學名臣蘇州有三賢祠其一卽公也公微時有事於汴寄客寓隣有婆媳二人哭聲甚哀公心動詢之得悉隣媪有子某數年前出賈遠方去時訂三年必歸過期無音耗有傳其已死者媳之母家欲奪女改嫁已媒定刻日將迎娶婆媳不忍離媳又誓不嫁因相對哭公又詢悉其子作何生意賈何方何年出賈遂僞作子書并以銀押書信云三年屆期擬將歸以帳務未完是以耽延今擬秋仲必歸矣因其友經過之便託帶家書一封銀十兩是晚親送至其家交銀信卽避去母得書急言於媳之母家乃弗敢奪至秋仲子果歸凡在外作賈事符皆於書中語母道及前書子實不知母曰是必神人見憐保護我家矣後公應鄉試赴汴賃居民房極整潔中一間設小龕龕內有神位其家人早晚焚香拜禮甚虔公詢係何神主人嘆曰事甚奇非此神吾家離散矣然亦不知其何神也具以作書保護之事述於公公矍然曰是非神也是子不忍其婆媳之哭之哀設法暫爲緩之寔不知爾之果在也今受爾家如此尊禮折吾福矣固請撤之恐弗信爲誦其書中語一字不謬主人感泣曰恩人在此矣急請其母呼其家人皆出咸羅拜之蓋某氏子歸後家小康置新宅移居公弗知也是科公獲雋旋及第公一生學問之優勲業之廣莫之與京至今人稱張儀封云

記構費畧

三月十八日上海法國租界構費一事傳聞異詞立論迥別余因誌其崖略俾遐邇知所徵信且使中外得所折衷則是日之目擊者固不以余言爲謬妄也先是於咸豐年間新寧重修四明公所時司事者皆有遠慮曾具稟於前法領事當蒙俯如所請惟係得自回許及稟批並未勒石垂諸久遠此固當時之疏略亦未計及於此日之變故也比至上年冬間法工部局有建開馬路之議擬將四明公所附近義塚遷徙他處寧人以事關大衆且患及枯骨堅稱不可曾具稟於法工部局董事各員及將實在情形稟明并歷舉前次稟准批示不得改動等情工部不准所請動輒以必欲開設成就爲辭又經公所董事再三稟懇且願另購同仁堂附近隙地以備建設馬路之用而該局仍屬不允致釀成十八日之釁其咎固在法工部局而不在四明公所也夫新爲天下大省寧爲浙之劇郡無論紳商士庶足跡幾遍天下其風氣急公好義而有勇尚仁焉在上海之貿易通商者計十居其六類皆桑梓情殷孝誼重故往往爲將伯之呼者吾浙人惟寧幫爲義深情重固久爲鄉先達及賢士大夫所推重間有一二好勇鬥狠者亦皆少年失學未能變化氣質所致類皆爲執御者流所謂習射不成退而學御者也是日也爲西人禮拜之期有寧人及蘇松等處附近居民十餘人前往公所地方偵視消息固其時訛言四起藉藉於道以爲不日卽須開掘屍骸另建馬路故也適法巡捕帶刀巡街且與此數人口角相爭因而起釁始則聚觀者中有老者爲法捕開鎗洞脇而斃血流標杆人聲鼎沸因而

瀛寰瑣紀

記構費畧

十四

衆怒不可遏抑此時固不僅寧人憤憤不平即旁觀者亦莫不躍躍欲試矣故遂縱火焚如效楚人之一炬燎原之際且聲言毋許往救蓋誠欲得法人而甘心焉此亦情之所必至者抑亦勢之所不可解也昏夜中法捕肆行出隊鎗聲轟然當時斃於道者六人其中固有寧人亦不僅寧人也計所延燒屋宇固又法人之居而亦不僅法人之居也嗟乎可憐焦土已無輪奐之觀何辜平民竟蹈革命之險且居民離流播徙不絕於道子覓其父婦失其夫情形殊堪憫惻目不忍親耳不忍聞皆此一時之構釁所釀而成焉者也幸而法總領事葛公與道憲沈觀察念切民瘼洞悉民隱立時飭兵彈壓出示曉諭居民在公所許築圍墻以清界限俾寧人各安生業毋得張皇遐邇咸欽紳民共輯如謂法人再欲藉端肆索不但爲我國所不能輸服即萬國亦將多訾議矣揆諸情理決不出此茲就當日之顛末泚筆記之以俟後之君子得備論斷之緒餘云爾

游石公山記 附古蹟詩

味燈主人撰

癸酉七月二十一日涵村葉子招游石公者洞庭包山最著名之支峯巖壑奇秀冠乎七十二峯者也日曉起偕琴初礮漁昆仲許菊新居丹生淡遠佩珊寶共九人登舟解纜出長圻嘴水口向西太湖鼓棹時湖中殘荷猶花秋菱初寔魚蕪綿亘時時搔船腹有聲初望約去山二十里歎乃經時由遠漸近遙見石勢嶽崎或如城垣或如屏嶂或如几案淺絳濃青蕩搖心目既登岸愈覺離奇峭壁巉岩疑神工鬼斧所作爲詫嘆久之進境一圍墻題曰石公勝跡石壁之上題曰一壑風烟再進有二奇石對峙題曰石門由此步入松篁夾道曲折半里許有三亭臨湖若品字左曰漱石右曰印月中則題此區奧曠四字爲馮官詹桂芬書餘額甚多皆禪語蓋數武即歸雲洞洞塑大士像故也洞外松柏數株盤結交互根皆不著土雖不甚大狀極奇古洞石勢欹危若傾頽而撐柱之者巖題歸雲洞三字爲嚴澂書大如五石瓊筆意奇橫恣肆洞有石魚石磬叩之鏗鏗然大士像側身上有鸚鵡作飛勢審視乃石之天然生成者亦一奇也出詣節烈祠前石坊一上標諸節烈姓名屋宇頗高宏沈宗伯德潛有記勒石嵌壁不暇讀祠後築一岸舫題曰柏舟舫樓額題曰一片冰心倚欄小憩俯瞰湖流宛在水中央也傍即石公庵所供皆他神無石公像入翠屏軒少坐其楹聯云歸雲洞口雲千疊明月灣頭月一輪蓋與明月灣近也又云眼豁湖山眞面目氣吞吳越最精神頗爲確切軒右一石壁高約百尺分書礪齒二字軒後亦有石壁藤蘿叢挂幽秀萬狀下一小澗泉流涓涓礪齒之側石級千

層上題月梯二字盤旋而升歷一亭署曰斷山蓋循徑至此石忽分裂支梁以度云亭內楹聯云岫引天風披上下亭飛海月翠空明再上又歷一亭署曰湖山第一蓋湖上衆山石公實第一也聞舊有來鶴二字額今已不存令人有鶴去不返悠悠白雲之慨兩亭題壁之句極多佳者絕鮮而余恐貽笑來者亦不敢題但書某年月日某某游此下至浮玉北堂楹聯云秋三春岩百變雲嵐蒼莽外漁帆雁陣四圍風景畫圖中有閣三楹供文武二聖閣臨湖烟波浩然一目千里真奇境也時已腹飢飯於節烈祠之清譽堂飯畢回坐翠屏軒山僧供茗啜罷出海夕光洞洞中有光似可見天而光却隱從石罅入但見光不見天也最奇者有石似塔倒垂欲墮森人毛髮殆卽石鐘乳也復鼓勇而前有巨石層疊王文恪題雲梯二字蓋歷此石梯可以認縹渺雲連題字峭壁刊一壽字其大尋丈筆甚奇石惜壁高款細不辨何人所書雲際嶂石刻字跡亦不能辨因碑在崖下歷時既久風雨葶苔侵蝕殆盡至一線天兩面石壁分裂千仞視天宛若一線其中風甚急有路可登余不能上同人亦不敢上而寶之琴初礮漁奮然登焉余正徘徊山足天半大聲忽落仰視之則三人已立奇峯頂欲挾仙風飛去矣駭絕慕絕時丹生獨步明月坡明月坡者平倚湖灘廣幾百畝山中石皆青而此坡獨白湖水洗滌潔淨無點埃爾時夕照殷紅景已甚佳想皓魄當頭不知君何可樂也菊所爲余指點山腰石公二題字涵村爲余指示石屋三間及石公石姥二石像佩瑠以新病後不健于行淡遠年稍長不長於步皆先回翠屏軒坐憩以待諸君琴初礮漁以餘勇往游桃源洞諸君皆未從天將曉舟人迫歸

歸舟回望石公似於夕陽明滅中作送客態石公石公他日還當携酒重遊與公卜夜而清余塵夢也

石公古蹟十二詩

石公山 一山陡然起奇石萬千重伏草臥飢虎飲渴龍巨靈煩斫斧獨客怯扶筇絕頂得登歷層雲欲盪胸○歸雲洞 洞中石欹側洞口翠霏微雲本無心出有時還目歸幽禽來息影古佛坐忘機偶借松陰憩翠烟頻惹衣○夕光洞 計時猶未夕遊客費疑猜石罅是誰鑿天光何處來迴風寒欲慄倒塔勢將頽 洞有石像塔倒垂勢 地僻人踪少洞門多綠苔○一線天 神工此運斤兩壁陡中分昂首欲探險挨身難羣羣影惟穿午日勢若東眠雲疑是從天墮若然裂此紋○聯雲嶂 有雲皆嶂護無障不雲橫欲鬥嶽崎勢同含縹渺情湖波涵上下天意亂陰晴石刻摩挲久模糊已不明 有石刻一字不能讀○斷山 峯巒爭起伏至此不能窺尋脈何曾斷架梁故示奇吞湖亭子小倚澗石頭危姓氏聊題壁後來知我誰題名於此○湖山第一 七十二山環居然山裏山矜奇峙湖滸秀絕出塵寰時有雲千變平分月一灣 明月灣在山之右 鶴來問何處 此間舊有來鶴亭 公姥相對閒湖浜二石作公姥像○明月坡 一坡低傍水滌盡古今塵瑩此白玉色與他明月隣想當流素影自好寄閒身時正夕陽滿殷紅也悅神 遊時夕照滿坡亦甚佳○雲梯 凌虛梯若倚雲路客思登階級踏星斗欄杆借葛藤層巒香自鶴老樹立蒼鷹文恪前題字筆鋒猶劍稜○月梯 望

中天闕迥疑有玉爲臺險陟石千級亂披雲幾堆樹扶人影上風遞桂香來雖不能仙去廣寒
遊一回○翠屏軒 軒將山作屏翠意日冥冥澗谷水涵玉藤蘿花吐馨納涼衣競解吸茗醉
堪醒勢欲吞吳越羣峯遙拱青○浮玉北堂 一堂開面北仙嶂盡如浮巖氣白疑雨湖波碧
不流瑤臺仙子影柯竹老漁謳時有清風至冷然醒醉眸

上馮公書

青浦張秉仁

竊聞雀逢楊寶置巾箱而毛羽重豐蛇遇隋侯飼藥餌而瘡痍悉復夢尋無路與懷輒意許詢
心數何人舉世誰真劉表風塵無賞識珠豈肯於暗投月且有品評璞無辭夫仰獻伏念仁質
原魯鈍家更單寒守白璧兮自持知黃金爲何物笑青蠅之嘍臭恥赤蟻之慕羶鄉味識葷鱸
本屬季鷹之譜家聲遺詩禮嘗趨孔鯉之庭念下榻之不常孺子豈因人熱鮮故書之可讀越
公空有家風冒族姓于弓長寒士別無長物寓稱名于博愛書生幸遇愛才無如出北門而終
窶西華之葛帳堪吟歎東郭兮長貧南阮之溫袍誰恤送窮無策操居奇之會計而未能致富
有書畫依樣之葫蘆而不得慷慨昔年焚券詎爲沾恩商量此日築臺究難避債傅介子治生
已拙未便棄觚顏平原乞米無從徒勞書帖所念者有七旬之老父樂少於愁可憐者對四座
之嘉賓歡仍自戚身如飛絮隨風莫辨去來心似縈絲剝繭那知首尾遂使屈平中酒不爲街
觴阮藉沾襟非關失路天涯到處盡是荆榛身世自憐儼同草介此山以不平而見骨水緣多
激而長鳴也恭惟夫子大人龍門嘉客虎觀名流望重金山遇同玉局發祥東粵足驗東藩靈

秀所鍾游宦南邦羣瞻南服衣冠之氣儻教考系合湖馮魴若論讀書當如袁豹才高可馬賦
欲凌雲學姬公羊文堪射斗書成兔管爭窺大令十三行價重鷄林不減香山四十首胸中成
竹賀循雅一代詞宗腹上生松班固裕十年公輔綽有古人氣誼彥升洵是醇儒競誇名士風
流杜牧豈非才子雖未綴行鷺序長沙令自嫌踪跡飄零幸傳壽世鴻文昌黎侯何必功名顯
達顧博學非科場之左券然已名題已未而廣鳴鹿之章好施即零雨之先聲固嘗呼諾庚
而靖哀鴻之賦蓋軍卒感餼糗之濟記曾背荷分餐英雄屈郡縣之勞無奈杞楠弗用辜負雄
心於殺賊馮敬通莫與酬勳幸昭治狀於牧民馮行已終須增秩試思催科政拙爲朝廷培忠
厚之基撫宇心勤代黎庶植身家之計認消鼠雀無殊水鑿照人信及豚魚不啻水鍾瀉地執
法則寅威共凜愛人而予惠偏多錢穀簿書龐士元豈無經濟禮陶樂淑言于游自有弦歌獄
中春樹長溫常衮未誠幸也道畔甘棠勿剪召公去則思之乃治績既留於青邑頌聲又起於
沙川害馬先除案無憂乎旁午燃犀燭照字莫溷於刁丁恍義欣之闕芍陂無多重費如番系
之開蒲澤倍有成功樹棠賢宰風聲不同俗吏博得下民愛戴共道好官行看丹詔遙臨符節
慶銅魚之領更令朱幡再駕兒童僉竹馬以迎可知任斯邦者世有傳人蒞吾都者時多善政
初不僅春申鑿浦成沐恩波貽範潯河恒沾惠澤禱雨而蝗遷他境吳及稱良移風而羊去敗
羣呂謙著美已也况乎琴堂校士花紅分鶴俸之饒書院論才草綠擬鵝湖之地勵炎涼而握
柄仁風分播藝林綴珠玉以成聯物色增輝蓬筭時雨化人同灌溉人口如碑春風坐吾別寒

温吾心非石作多士設中之氣萃茹芽而不棄樗蒲廣聖人格外之仁升械樸而無遺葑菲憐
才有淚粉加實意於中季種德無方曲爲原情於小過所以感恩惟我知己惟公受教如師倚
憐如父誠非虛語永矢弗諼矣仁受天獨薄室未入乎雕蟲賦命不猶宮但居乎磨蝎吟到黃
花一樣任評島瘦郊寒燒殘紅燭三條真間鄰運枚速霓裳詠處會教舞起聞鷄露布成時自
愧才非倚馬方冀姓名微倖不惟伸脚李三誰知坦率等閒竟復追踪宋五窮鱗掛網幸邀拔
十之知逸羽驚孤羞之疊雙之技每逢潘岳得荷栽培自外孫山頻嗟墮落小就經營於泮水
艱難較甚道流船大爭聲價於騷壇爛賤何殊豐歲穀值舊交於異地撫躬未免爲鄉人晤同
學之少年顧影常漸夫故我縱夜闌燈燼徒工下引之詩而日暮途窮未有投鞭之想特是饑
思食字則曹舍非粟飽陳編而蠹莫能仙寒欲披書則鄴架無衣鑽故紙而蠅仍被凍青雲有
志嗟予豈不猶人白日無情笑我何由得主漸增馬齒正合楊子雲握槩之年未擅蠅頭空懷
班定遠備書之業鴉因風急未見登科鶯暮喬遷方思出谷譏詞來鬼魅光早殘叔夜之燈投
謁鮮公卿字久滅正平之刺嗟乎霜蹄屢躓已深牽驥尾之彰兩翰難飛敢更望鴻毛之助但
念曾邀青鑑願瀝丹忱既有分於瞻韓復有懷於用趙窓下箋裁五色寸衷欲假之鳴燈前字
寫數行尺幅猶嫌其短吹竽誠溢要非強受人憐鼓琴未工亦已明知鬼笑子遷懷卷欲登楊
炯座中文舉通家又出李膺門下孟嘗君之食客彈鋏無嫌蘇子瞻之門人執鞭有願憶昔叨
陪花縣謬當桃李之栽從今願備藥籠差效猗苓之用雖詩書非利祿之階斯文自重以筆墨

作生涯之具吾道貽憂然歧路禁風賤子當如范叔空山臥雪何人能學袁安多病多愁久莫
穩良宵之夢無衣無褐當先爲卒歲之謀用是腆顏更爲翹首庶幾窮林之鳥借一枝而如履
安巢涸轍之魚求滴水而如蒙厚澤將見鄰生入幕不致遭冷面於親朋蘇季傲裘亦可免寒
心於骨肉則受無疆之德定當白玉四環感莫報之恩奚止明珠一寸也哉

金陵妙相菴記

妙相菴者金陵城北一蘭若也無琳宮梵宇之觀有水竹亭臺之勝蓋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之
外者故輿逆之亂幸免焚如菴中有堂三楹祀楚三閭大夫屈子像爲國初名手所繪有武進
湯貞愍公題墨傍祀邑文生陳君蓋嘗讀書於此以不遇而沈於沼者也邑人哀之多題詠焉
堂有額曰天問堂爲涇縣包慎伯大令所書此外爲閣爲橋爲臺爲榭頗具幽趣又有芍藥臺
着花數千百朵爲全園之盛游人往觀者踵相接也菴僧修本工媚客凡大僚之至止者咸能
得其歡心長沙陶文毅公督兩江時以三閭大夫爲閭里光重加修葺時時觴詠於其間仿洛
陽耆英會繪圖徵詩刻石於壁並將 宣廟所頒印心石屋四字築亭以供 宸翰焉厥後林
文忠公及陳芝楣中丞者介春尚書先後蒞止宴集名流殆無虛日菴去隨園不二里四方人
士游隨園者無不乘興爭趨加以左倚臺城雞籠山右鄰陶谷獅子窟處諸名勝之中游人亦
樂其便粵賊陷城諸名勝燬於一炬修本者獻媚賊曾奉爲偽苑並蓄髮受典花縑制偽宮廟

以力竭趨奉歿於賊中而菴竟賴以不毀道州何子貞太史所以有聞說天留妙相菴之句蓋幸之也克復後邑人戴曾威毅伯功就爲生祠旋又並祀文正公噫異哉此菴豈與楚人相終始哉近日庵僧月潭爲余舊友善畫能詩允堪主持勝地所宜追溯此庵緣起之本修復三閭大夫之祀毋徒矜當前之炫赫而泯其遺跡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已

博洲詞

西江勸方綺少仲填

采桑子

籌量無計留君住銀漢東西咫尺天涯只恨年時識面遲
鴈牋留贈相思字題了重題淚墨
淒迷卻悔年時錯見伊

大江東去

朔風吹雨艤扁舟寒夜江南孤驛卷地驚濤連海氣亂颭荒洲蘆荻塔暗金山城迷鐵甕萬頃
蛟龍圖清樽愁對角聲還助蕭瑟
回念棲泊紅塵虛名縈繫十載京華客辛苦思歸歸路遠
誰寄鄉關消息寶劍淒涼銀燈黯淡香冷羅衾澀啼臉警夢曉來星鬢添白

鵲橋仙

煙畦刷菜霜林翦橘夢裏家園路近驚回一枕客舟寒聽窗外西風淒緊
青燈照影素牋傳
淚已足休文瘦損空江月暗鴈聲酸更不許愁人睡穩

絳都春

丁未南歸重經邗上年朋侶雲散風流棹小舟出城尋曩時游賞處荒涼滿目
光景全非命酒孤斟悵然成詠

山亭冷醉歎回首夢華吟愁牽起萬燭絳紗曾欸瓊筵人多耀黃金鑄合悲歡淚半灑向春紅
花底俊遊何在三生暗省杜郎顛顛
荒寺鐘塵梵蝕更誰見舊日竹西歌吹二十四橋明月

簫聲空流水秋風亂柳漁舟繫蕩一片蘋煙空翠小樓曲綠欄杆暮涼倦倚

醉春風

執手留歡住相看無片語一回凝黯忽生嗔去去去桃葉江邊尋蘿溪上問君何處 此意難分付空遣離心苦歸期約我屬秋先許許許輕拭啼痕怕教銷損鏡中眉嫵

百宜嬌

和楊樸庵詠帳鉤

小柄裁珊半環鑄玉新喜絳絲輕繫細影玲瓏藥珠圓縮閒襯流蘇香穗依稀瘦月卻未解分明窺睡笑涼颯雙佩懸魚恰宜紋簾鋪水 長省記移燈畫几迴面解羅衣罽人花髻響怯銀整繡憐錦額垂處還勞纖指封侯夢錯最怕是君心如此待醒來散盡春愁卷冰綃起

醉花陰

寶應湖晚泊

湖上長堤煙壓樹暝色催津鼓水濶雁聲寒喚起離人夢落荒洲渡 秋來已是添愁緒更向天涯去爭得不淒涼一陣西風一陣蘆花雨

水龍吟

峭帆飄散歌雲短帆暮落鴛鴦浦嵐陰萬疊浪紋千頃秋連吳楚暖袖棲香涼篷消酒一回凝望蘆花月白蓼花烟紫分明是愁生處 驕泊誰憐客路又驚人驛亭笳鼓思量舊迹墜鞭

彈劍年光馳羽別思迷茫歸心縈繞合成淒苦怕橫吹鐵笛天空水闊喚魚龍舞

解連環

別金陵後卻寄

片帆催發望滄波浩渺斷腸新別歎半載書劍飄零又遙數去程故關天末領受淒涼第一夜寒江烟月傍汀蘆岸葦漁火數星鴈語幽咽 相思寸心暗結問魚箋鳳紙誰寄緘札待夢魂飛度青溪怕依舊成愁淚灑桃葉護玉圓香肯孤負梅花時節好重來畫樓喚酒翠篷泛雪

金縷曲

舟中感懷和胡佛生同年泰州客次見憶之作卻寄

寂寞蘆花渡逗孤帆閒聽戍笛倚窗延岸綠霧蒼霞迷水穀染出吟愁萬縷回首望江城天暮曠有有輕烟樓畔月向征人照見相思苦離別意黯分付 清狂更憶樊川杜寫幽懷魚綾鴈帛報書何許鶴背高寒騎不得遙情迴風寄語怕總是關河驛旅想得漁鄉秋雨夜對疎燈重和蘆洲譜樽酒約竹西路

鬲絳脣

千種閒愁翠箋書破難分付暗窗敲雨桐葉隨風舞 多謝秋蟲會得人心苦燈殘處更無頭緒替我模糊訴

青玉案

一林烟靄迷寒隴黯回首停鞭整襟上酒痕和淚凍心知長別繫情何苦重向津亭送 葦村
茅店孤衾擁月影淒涼透窗縫待向清宵尋好夢風燈搖暈夢飛不起壓枕離愁重

醉花陰

記得西樓傳桂酒人比瓊枝秀絲管沸深更醉寫新詞硯几圍紅袖 花櫺月榭長依舊百偏
思量透不道有如今夢醒孤舟香冷秋燈瘦

御街行

檢亡室李恭人手鈔詞卷賦此寄哀

浣花箋上簪花字牘留向人間世瑤釵冷落玉樓空愁絕餘香殘蕊春樽孤館秋燈長簾多少
思君淚 短絳歡夢隨流水怕細憶平生事十年塵鎖翠雲箱腸斷蘭編重理吟風感月悲
遺譜吹得鴉笙碎

眉嫵

望娟紅啼雨嫩綠顰烟花柳喚愁起盪槩前溪去東風曉樓臺隨處明麗舊時燕子向畫梁重
認香壘又爭信月榭歌塵冷悵春夢流水 曾記芙蓉屏裏見繡裙飄蝶華帳籠翠天闊青鸞
杳江南怨吟成還倩誰寄訪桃開李怕更尋深巷珠履但腸斷殘綰千萬點鏡函淚

燕遊草

金臺花品弁詞

歐東山樵著

燕趙佳人之域金粉凝香京畿首善之區鶯花選勝高翹雀袴翻嫌惡劣胭脂畫靨脣眉
恰讓風流裙屐則有多情種子買笑才人愁城坐破觀五色以目迷香國浪遊聽雙聲而
心醉酒樓燈火之場惺忪殘夢歌管箏琶之地縹渺離魂真之所寄情乃獨鍾隔塵流波
無恨一人知己登場喝采不妨衆好同聲於是蒼翠羣芳描摹衆美還爾本來面目前身
合是花身果然遊戲文章到處留爲情話肅叙歡悰遽添別恨一聲河滿早消磨客裡光
陰三疊陽關莫辜負眼前風月此日新詩共寫印泥留鴻爪之痕異時舊好重來按譜入
鶯歌之隊是爲叙

着意園林已暮春紅粧璀璨艷陽辰東風二月嬌無力先借梅花作主人 海棠景和朱霞芬
○照人冰雪負瓊姿骨脆神寒瘦益奇生怕世無林處士幾人憐惜幾人知 梅花馥森周綺
秋○冰雪肌膚錦繡衣紅情未瘦綠先肥東君願藉吹噓力博取人問金帶圍 芍藥近信孟
如秋○小小林枝小小山天香未許俗人攀多君別具辛寒骨不入春蘭秋菊班 桂花聯星
賈露香○玉顏願解慰想思滴粉搓酥醉後姿記取拒霜真面目秋風鏡下再來時 芙蓉春
馥江麗雲○綠陰滿地釀芳春錢雪裁冰現此身笑問重門深閉雨香雲同夢是何人 梨花
馥森周琴舫○柔枝生小近佳人喜傍妝臺色澤新却笑羣芳俱代謝不如小草總長春 月

季遇順崔桐仙○珍珠簾子玉欄干一抹醜顏帶笑看剛是焙茶好時節落紅如雨不知寒
玫瑰丹林李笑秋○春風如剪刀如鉤顧影相憐不解愁儘有兒郎笑痴絕玉堂清品自千秋
紫薇閣德王榜仙○柳隕蒲凋目已經迎年第一吐奇馨春風人面紅相映早入先生四海
亭 山茶詠秀王霽卿○小樓一夜雨瀟瀟聽到琵琶客意消記取江南消息早評量顏色趁
明朝 杏花敬善郭韻梅○崔護門中日易斜劉郎觀裏客思家願教青帝長爲主歲歲年年
見此花 桃花閣德趙聽仙
綺閣生春風瓊枝浣香露莫作野花香也費金鈴護 薔薇綺春菱仙○薰風自南來翹枝亦
楚楚紅粧照眼明莫訝胭脂虎 石榴春華陳荔衫○殘月墮檐端籐陰不知曉開落怨東風
轉瞬花事了 醪醪瑞春姚妙珊○秋色上瑤階臨風懷彼美不爲和靖妻却作淵明婢 鳳
仙春茂桂鳳○弱質倚雕欄啼霜驚歲晚可憐嬌小姿未入秋風眼 鷄冠丹林玉慶○清艷
伴銅餅圖書羅左右莫笑歲寒姿猶占春風首 水仙嘉穎李研農○繁艷綴林端星輝復雲
爛微風冷然來清响入銀漢 凌霄瑞春劉璧珊○穠華自賞音着粉白如雪輕薄笑桃花如
君真高絕 李花景和陳琴芬○露重不聞香風來先見影炎涼靚面逢紅日舉頭近 扶桑
瑞春謝月珊○粘鬚學老人着粉作女史爲蝶復爲周變幻真如此 蝴蝶岫雲鄭桐秋○出
手一枝瓊墮作階前五老大不知秋空庭倚寒綠 玉簪春華沈小儂○含笑弄嬌姿臨風學
楚舞帳下聽新歌掩袂泣春雨 虞美人佩春妙仙

菊部紀尤

霓裳隊裡見斯人靚面銷魂總有因濃抹淡粧俱入妙前生原是女兒身 霞芬○春風一笑
露生香不信登場勝下場最是泥人斜倚處撒嬌猶學小姑娘 露香○綠環充耳軟於棉謹
愿多情祇自憐曾記舊寒親顧曲十千甘作聘仙錢 聽仙○錦衣華鳥麗雲霞春霞堂中第
一花如許丰姿須護植莫教門艷逞天斜 麗雲○此是瑤臺第二枝春風杯酒結新知芙蓉
榜下驚相問一笑揚眉得意時 如秋○潔清如雪艷如霞爲語新枝莫漫誇十載蕊珠誰管
領羣芳只合讓穠華 研農○左抱琵琶右撥絃芳名真不愧桐仙江州司馬今何在一再聞
聲總泫然 桐仙○第一移情海上琴君情自是比琴深鍾期知已真無恨莫再人間覓賞音
琴舫○世傳裙屐擅清華姑婿依栖便作家淡着胭脂輕着粉風流抹殺帝城花 琴芬○
臨風玉樹暎橫斜冠領羣芳莫便誇爲語馥森堂上客相思此是斷腸花 絢秋○鐵板銅琵琶
唱入雲鬚眉畢竟勝釵裙客中醜盡誰曉得子夜清歌隔座聞 璧珊○生小憨痴便解愁六
么撥動更風流妖嬈不作沈深態怡視桐仙遜一籌 韻梅○變幻離奇是此兒偶然巾幗偶
羞眉評花也與評文似不觀全才總不知 桐秋○小小兒郎十一齡居然裝作虎頭形笑他
多少熊羆漢持戟轅門俯首聽 咏秀小福免○臥虎跳鯨作武裝爛銀冠帔錦衣裳施公傳
裡多多將第一英雄是賀郎 春茂陳丹仙○十載青華歷榜人而今玉貌尙無倫幽芳只合
幽人賞下筆蘭花悟逸身 寶善陳芷衫○阿兄色執冠羣英難弟於今更得名伯仲當筵同

買醉上場歌舞下場情 荔衫○銀鬚玉面驟登場高唱餘音遠畫梁是否家翁真面目教人
仔細認汾陽 日珮○天生麗質本娉婷况復清歌動客聽一曲學堂新院本不須重讀牡丹
亭 芙蓉○莫道夫人果好兵悲歌誰似過雲聲借君一掬江頭泪寫出思親望帝情 景和
余韻芬○王郎未遇趙郎歸肯爲新衣棄故衣難得髻齡齊演出裙釵心事而依依 桂鳳○
不信兒郎醒亦狂霎時了了雲茫茫可憐不是如花貌誰肯聽歌爲斷腸 楞仙○漢官原自
有威儀玉面高歌益解頤不是齊官便唐殿才人到此總揚眉 麴卿○此花曾占上林枝張
緒當年想見之秋色蓉江今未改芳情半屬右軍池 岫雲徐蓉秋

都中雜詠

東怡道人

此窩安樂亦銷金只怕情多尚未深愛酒也須饒酒德看花總有惜花心幾人買笑憐金粉愧
我尋春誤綠陰京洛紅塵真個軟那勞湖海更題襟 蕭蕭兩鬢各婆娑老樹於今倚嫩柯脩
到鶯花皆艷福生來風月本情魔精神矍鑠如君少裙屐翩翩奈我何却憶壯年同學輩更須
拍掌一高歌 明知色色即空空却借評花寓化工蝴蝶本非同命鳥蟪蛄原是可惜蟲遠心
頗有門前鳳尾尾應無纍下桐寄語東皇勸護惜莫教風雨苦摧紅 半爲桃李半蓬蒿噓植
春風莫憚勞誰似太邱真道廣不須元禮過門高聞歌此日憐寬羽得句何人賦錦袍我有花
枝更嬌穉撫摩弗靳小兒曹

東嘉穎主人

早聞綺歲占花魁入座曾經識妙才過策勞珠戶啓飛箋可許玉樽開恐驚睡眼舒新柳故
把琴心試落梅為問京華塵十丈幾人身價壓金臺

再柬怡道人

十年管領鳳凰池豪興還過少壯時墨瀋淋漓驚玉笋綠章談笑護瓊枝蓉江買醉君真健梅
谷尋春我未遲酒海詩城兩無敵白頭猶自詡情痴 果然老子貌猶龍握手花間一笑逢三
十年來文字契四千里外梗萍踪望塵我欲尊詩聖僵走人還避筆鋒畢竟何懷交易台雙高
彼此愛雲峯

出都留別景和

誰教消瘦沈郎腰我見神驚客意銷無限柔情留異地不堪回首是今宵未通眉語魂先授畧
放心花目已招三疊陽關一杯酒故鄉從此任逍遙 梅花門巷認依依一曲驪駒送夕暉蝴蝶
蝶有情還惜別鷓鴣無奈只催歸新詩選句留歌扇宿酒添痕上舞衣此去煖風鞭影健五雲
何處辨 皇畿

惜別詞

長安十里春風香何處春風不斷腸天生麗質供珍賞雪膚花貌錦衣裳春風不及秋風好綉
秋如秋得名早芙蓉榜下冠羣芳瑞春碌碌誇三寶榜嚴色相小神仙可惜兒郎醒亦癩露香

瀛寰瑣紀

燕遊草

爽朗岩前桂麗雲明媚花中蓮琴筋多情聽仙瘦桐仙韻梅香小友兩美花前各逞能一曲琵琶一回酒溫柔更有小霞芬吾意最屬秀而文盈盈稚齒微桐閨款款芳名數藹雲今春二月來帝里我心寂然古井水萬福樓中見此君百丈深情從此始華車日日走芳塘爲誰辛苦誰忙折腰芍藥天林寺吹口櫻桃春馥堂飛觴弄琰無閒暇卜畫不足兼卜夜楊柳樓臺月有痕海棠庭院春無價四月春明藥榜開良工求木悵遺材博浪奮椎非誤中偏陽懸布待重來束裝且作旋歸計自此想思分兩地錦帽華衣送我行悽風雨千鄉事出門迴望諸同人芝蘭氣味各有親和靖先生嘿不樂琅琊公子黯傷神吾家阿連強歡喜相對無言吳季子文琴脉脉舜琴悲一縷深情負知己武林老友自怡翁毛義鍾期聲氣通當筵執裙不忍別至今耿耿胸臆中人生失意唯離別歌不成聲舞無色臨歧重訂後來緣門巷梅花須記得

憶霞詞

芳齡纔可十三餘楚楚容華出水蘂把臂相逢老摩詰情絲十丈着魔初 憐伊生小便辭家羞向東風竹外斜自是海棠猶待聘托根應得傍梅花 不知歡喜不知愁亦解温存亦解羞羅綺萬千同賞識最難蘊藉是風流 學歌學舞學吹簫却爲思親淚未消我欲繪卿顏色好玉人心事教誰描 翠藹迷離接五雲朱霞天半弄晴芬莫嫌杜牧尋春晚猶喜看花見此君芳名新譜入羣芳香韻居然壓衆香我愧迦陵老詞客拂牋辜負小雲郎 愛花敢惜護花勞醜酒歌詩興亦豪我自忘年呼小友教人錯認鄭櫻桃 鷓鴣妄冀逐珍禽未許枝棲到上

林借入花叢聊自慰負花兼負惜花心 穉孩原未解風情憨笑逢人畧姓名直待淚痕縈粉頰此中涇渭恰分明 華衣錦帽上階墀靚面驚看冰雪姿記得軒車相送處多情拜起故遲遲 銀鴨香消酒未殘離悰無限強爲歡可憐一點臨歧淚滴向杯中不忍乾 猖狂阮藉本途窮憎命文章論豈通鸚鵡重來應識我不須來客喚匆匆

懷南谷舜雲兼柬怡道人

謹愿毛南谷風流鍾舜雲座中常有我花下又逢君握手文章契同懷燕粵分蘭亭誰是主猶憶右將軍

輪舟感懷

輕車一輛出 天都直上尻輪御巨艦萬里胸襟開島嶼十洲眼界展蓬壺東南日月行邊城西北風雲起壯圖莫道文章憎命達大觀如此亦仙乎 千里津門瞬息回曠曠日影舵樓開御風列于雲中走貫月隔海海外來近岸城闕森劍戟隔江燈火見樓臺中興寰宇鯨氛靜引領奎光耀上台 十年辛苦抵京華緩緩歸來陌上花溟瀟路通箕子國樓船製近呂公車燕齊回首餘三島胡越同心已一家我欲高歌凌玉宇江東誰與按銅琶 別調新諧海上琴成連何處覓知音鄉閩故舊離思苦身世道遙雜感侵足下風雷聲震越眼中雲水氣蕭森男兒欲遂柔弧志白髮門閭寤寐心 書生眼孔小於箕縱目方知六合奇大塊文章無假借百年陵谷幾推移千峯擁雪中立匹練橫空雲下垂觀海於今嘆觀止重來須讀泰山碑 登臨

四顧總茫然氣象隨時幻萬千鵬鶚遠留雲外影魚龍倒吸水中天雙丸跳盪無今古雨賊升
沉有變迂慚愧史公一枝筆大文借此得真詮久親粉澤與脂香翻教登舟意氣揚遠近城
疆棋畫錄東西艙舍蜜分房笑談客伴際同氣夢寐人聲近故鄉到此稍抒離別感申江風月
費平章

記霞芬

朱藹雲小名恩子原籍姑蘇四歲父某挈住京師稍長而事景和梅慧仙唱崑且隸四喜部年
十三明眸皓齒每部中冠額未登場無識之者今春二月余公車抵都甫解裝武林老友怡道
人招聽劇雲適以是日登場演湖船梢女一見傾心道人與其師有舊晚為余洗裝飛箋召雲
姍姍來前舉止羞澀畧致寒暄餘但捧壺侍喜其誠篤以霞芬字之與訂忘年交次日挈遊天
寧寺自是靡席不從飛鳥依人人自憐之性柔謹不解作淫冶態稍以此取同輩憎道人時有
菊部羣英之刻雲以齒穉未列名余為之扼腕道人亦補入並為余寫箋以贈顏曰春林雜燕
金台南部遂無不知有藹雲者余出都頗行具衣冠拜送戀戀不忍別余老矣不能為豎子成
之書此以誌一時鴻爪 同治甲戌首夏甌東山樵小識於京門旅次